

戒烟记

■刘运昭



男人吸烟、戒烟,大多始于偶然。我也多次尝试戒烟,但都失败了。而母亲临终前的一句话,让我下决心把烟戒了。

小时候,我曾看到年长的人做卷烟抽,偷偷地吸过几支,呛死人。那以后,从中学到高中,我一直未碰过烟。

大学毕业快要分配了,我第一次买烟,一个人跑到操场,坐在草地上,一个晚上,一包烟抽个精光。

工作前几年,是否抽过烟,记不太清了。后几年,亲友相见,有人递烟过来,我偶尔抽抽,但也没买过烟。

真正抽烟是近几年的事,自己开始创业,压力、冲突、孤独感、失落感……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。我开始买烟抽了,先是一星期一包,再是一天一包,后来是一天两包,一支连着一支,根本停不下来。

我感觉,有时候抽烟的确让人思维活泼、神经兴奋,也带来了灵魂的解脱、心灵的慰藉。当然,抽烟对身体的伤害也不少。那一年在深圳,偶遇发小,多年不见,烟自然少不了。聊兴盎然,一包烟抽到半夜,迷迷糊糊入睡。第二天,发小紧急住院挂水,我也出现连续咳嗽症状,什么偏方都用上,却总不见效。于是,我戒烟了。

一个多月后,咳嗽止了,烟瘾又犯了,再抽,而且抽得更凶。看来,我这辈子是离不开烟了。

直至2018年冬天,我放下手头工作,从江苏赶回湖南老家陪伴病危的母亲,这烟才正式地戒了。

母亲八十有三,突发骨疼。起初几天,她每天疼一次,能强忍熬过那一阵子。接下来几天,一天疼两次、三次……后来,完全靠类吗啡药才稍微止痛。

一个月不到,母亲已骨瘦如柴。老人家原以为来医院住几天就能好,谁知道疼得更厉害,越发不可收拾。疼痛过后,她喃喃道:让我回去吧,这辈子死也值了!

老人一生好强,不是要命的痛,绝不会叫苦的。各项检查指标出来了,主治医生建议不要再做深度治疗。我们兄弟商量,还是让老人体面地走完人生最后一程,于是向医生要点止痛药,接母亲回家。

老大、老二在老家做点生意,我毕业后就离开了家乡,十几年前定居江苏南通。老三夫妇在外地做点生意,他们干脆停下生意,回来照顾老人。

这以后的日子里,母亲天天不得安生,刚痛过没几分钟,痛感又来了。先是隐隐痛,老人一声不吭。接下来是一阵阵的痛,老人强忍着,偶尔吭几声,再就是排山倒海的痛,老人像掉进了深井里,半天才有个回声。她的下半身已失去知觉,疼痛全部集中在身躯和上肢,剧痛的时候,手指都不能被碰到,豆大的汗珠密密麻麻地从她腊黄的额头上掉下来。她的声音很微弱,需要贴到耳边才感觉一丝气息。

这是母亲承受的巨大折磨,我们兄妹呆呆地站在床边,像个木杆一样,大气也不敢出,眼睁睁看着病魔一点一点地吞噬着她的身体。

母亲缓过气来,吭了一声,大家心头的石头才稍为落地,继续抽烟玩牌。

这时候,母亲闭目养神,听我们谈天说地,偶尔会接过话茬,说上一两句。

两个姐姐忙完手里的活,会陪老人说说话,家长里短的。比如,谁在村里盖了新房子,谁为人忠厚地道,谁的媳妇强悍欺夫,谁家的孙子上了大学……母亲还会说起她自己的事:年轻时跟着伯伯跑到离家百里地的永州做工;老舅爷爷帮她与能反着手打算盘的父

亲做的媒;大哥的头上原来还有一胎,流掉了;生产队里分鱼时,我们家总是拿最后一份;谁从外地回来特地来看她,还塞了两百元钱,这钱要想办法回礼……

话说这天三更半夜,我突然咳起嗽来,喉咙干涩难受,伸手开灯欲去小解,只见母亲正瞪着眼睛望着天花板。她应是被我的咳嗽吵醒了。

“您还没睡呢?”我小声问。

“已睡过了,刚才疼起一阵子。”母亲答道。

我一骨碌坐起,但见老大老二老三他们正酣睡,被子掉到床下也浑然不知。

“您要喝点什么吗?”我这时才发现母亲额头黄豆大的汗珠正渐渐散去,呼吸稍微均匀。看来,老人家又到阎王面前走了一趟。

两个姐姐这时也醒了,起身给母亲剥桔子。

“老三,你到后屋坛子里去给老弟倒一碗蜂柚茶!”母亲吩咐二姐,“这是我用冰糖就老柚子熬的。隔壁那个张老婆婆,咳得要死,又喘得厉害,到医院花了几百块钱都有治好,来我这儿坐了一下,我给她倒了碗蜂柚茶,有两天就不咳了!现在你看,好神气呢!”母亲断断续续,慢慢地把话说完。

二姐照着老人的话做,端来一大碗蜂柚茶,“这是老娘的秘方,吃了就好!”她打趣道。

我一口气喝完这碗止咳茶。东方未白,关灯再睡。这才躺下,又一阵剧烈地咳。抽过烟的人一定知道,这种咳很难受,一是干咳没有痰,搜肠刮肚也带不出什么东西。二是根本停不下来,要么不咳,咳起来就没完没了。

怕影响他们的休息,我只好借助转身,仰头或控制节奏,来压低或憋住咳声。一切徒劳。从这一夜起,我还是没日没夜地咳个不停。

每次听我的咳嗽声,母亲总要提醒姐姐去倒一碗蜂柚茶给我。三五天后,坛子里的蜂柚茶喝光了。

烟是不能再抽了,我的咳嗽也不会一下子好起来,但递药倒水像是一个例行的公事。姐姐每次听到我的咳声,都会给递来止咳糖浆。

我咳嗽的时候,母亲睁着眼睛静静地听着,不说话。我想,此刻她正在怀疑,自己亲手熬制的止咳茶竟然也没有效果。

接下来的几天,我连续地咳嗽,没完没了。母亲连续地与疼痛作艰苦斗争,她在挣扎着。

母亲弥留的前夜,我稍安入睡,迷迷糊糊听到有人叫我的小名,“晓春崽,把烟戒了吧,抽烟对你身体有得好处!”母亲的声音很虚弱。

我竖着耳朵听娘说话,随口敷衍了一句:“要得,娘,明天我就把烟戒了!”

我屏住气,等待床那一侧的回话。母亲没有吱声,她在忍着疼。

第二天早上,母亲的话语比平常多一些,她让姐姐帮她翻身、抹身、洗脸,接下来吃了点米饭,喝了点瘦肉汤,然后闭目养神。

太阳照进屋内,映着母亲的床头。她的气色似乎比昨天好一些,她平静、慈祥地看着我与姐夫在门口方桌上玩字牌。

我们一手牌刚打一轮,母亲突然喊一句:“崽,快点给我拿个桔子吃,我要走了!”

我放下牌,手忙脚乱地剥下一瓣桔子。母亲张着嘴含着,双目紧闭,一阵剧烈的喘气声,和着痰液的吞吐声,她痛苦地挣扎着。

老人要走了,我们四个子女呆立在她的床前,想不出一个让她平静的办法,只有静静地看着她脸部出现的各种痛苦表情。

又是一阵咕噜声。我们束手无策,一切都无济于事,母亲在儿女们的呼唤声中走了。

母亲走后的很长一段日子,我的情绪非常低落,做什么事都提不起劲,烟自然也不会再碰了。

柜子里的那些烟放着好几年了,每年的清明节、中元节,我都把会它拿出来,摆在贡桌上,上一炷香,作一个揖。母亲,您安息!

洋湖凶边腊肉香

■屈芳芳

冬至过后,村民们开始熏腊味了。各个屋场的屋前院后悬挂着腊肉、腊肠、腊鸡、腊鱼、腊豆干子等各种腊味。腊味的熏香在村子里弥漫开来,年味,便开始近了。

小寒,2024年新年里的第一个节气。都说小寒胜大寒,而今天的天气却比较暖和,太阳艳艳地照射着洋湖凶边秋夏村的每一寸土地。

姑祖母正在屋前熏腊肉。老人在屋门口的平地里支了一口龙头锅,下面烧着杉树木。她把亮晶晶的大米倒进锅里,又在米粒上铺了一层柚子皮,最上层放着一个锅口大小的圆形铁丝网架,腌制好的腊肉就平铺在铁丝网架上。随着柴火烧得越来越旺,米粒在锅里煮得噼啪响,米粒的香味和柚子皮香夹杂在一起,随着浓浓的青烟渗进腊肉的每一个细胞里。

姑祖母告诉我:“这些腊肉要先用热水烫洗两到三遍,再用粗盐擦,用花椒、八角和酒腌制两天,使其入味,然后用铁钩挂到太阳底下晾晒,晒干后,就可以熏制了。”

“用烟熏一两把火,还要挂到太阳底下晒一两天,再用篮子挂在阳台上,让它自然风干。”姑祖母接着说。

熏制好的腊肉油光铮亮,白里有些泛红,还一滴一滴地烧得焦黑的米粒、柚子皮里滴油,制造着一股白烟。不一会儿,诱人的肉香弥漫开了。待姑祖母把它们挂到太阳底

下晾晒时,我馋得都要流涎水了。“如果此时来一盘冬笋炒腊肉,一定是人间美味。”我思忖着。

记得有一年冬月天,我随朋友在溪江冲里挖冬笋,我们沿着山涧寻找长势茂盛的南竹,一路翻动松软的土。一锄头下去,挖出一堆胖胖的黄冬笋时,大伙便“哇”地尖叫起来,声音响彻在山谷里,路过的村民还以为我们挖到了什么宝藏。回到朋友母亲家,我们蹲在灶屋的柴堆边,用刀剥去老莨部分,把冬笋的粗皮一层一层地剥了去,直到剩下很小的洁白笋肉。然后用菜刀切成薄片,用它来炒腊肉,那简直是绝配。它不似春笋,带着涩味,而是嫩乎乎的,细腻丝滑,不带丁点儿粗粝感,细细尝,那是带着山野和雨露的独有鲜甜。腊肉的油润和熏香渗透到冬笋里,只需用筷子一夹,鲜脆、甜香就溢出碗盏间。

当我从冬笋炒腊肉的美味中回过神来,便迫不及待想要再做一次尝试了,我转过身去问姑祖母:“您家后院靠河边的那片竹林有冬笋挖没?”

姑祖母说:“没有呢。要挖笋,要等到明年开春后,三四月份。”

我说:“那不是春笋吗?”

姑祖母说:“是呀。挖冬笋要到北乡深山去挖,我们这是西乡。北乡山上种了南竹,种南竹的地方就有冬笋。”

我原想着来盘冬笋炒腊肉,只好作罢。

偶有微风拂过,那盘冬笋炒腊肉只能留存于记忆里了。

一碗胡椒面

■金 建

天微微亮着,路旁的稻田里铺着一层白色的霜,风很大,吹得路旁的树枝哗哗作响,骑着电动车的我,走在回家路上。

我有一个多月没回乡下看望父母了,心里挺牵挂的。于是,顾不上天寒地冻,毅然决然地选择在这样一个冬日的早晨回家一趟。

尽管我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,但刺骨的寒风好像总是找得到突破口,我的手指和脚趾好像摔在冰窖里一样,冻得有些麻木了。

从城里骑车回乡下,约要一个小时。路途虽不遥远,但由于正值凛冬,所以还是挺辛苦的。虽然辛苦,但奔赴在回家路上,心里有一种期盼,再冷再累,也不值一提。

离家越来越近了,心其实早已飞到了家中。我的思绪渐渐地、渐渐地弥散开来……

父母已日渐老去,虽然他们的身体还算硬朗,但毕竟已进入到了人生的暮年,小病小痛时常伴随着他们。父亲吃饭梗阻的老毛病时不时就会犯,一到干燥季节,他的手就会皴裂,那是一种钻心的疼。母亲也时常有些手痛、脚痛和腰痛,但她很霸得蛮,平常都是涂些清凉油和红花油之类的来应付一下。

马上就要到家了,我居然还有点小紧张,因为我事先并没有告知父母,所以我这次突然回家,或许会给他们一个意外的惊喜。

当我停好电动车,推开房门喊母亲时,她惊讶极了:“这么冷的天,你怎么回来了?”

“好久没有回来了,想回来看看。”父亲赶紧把火塘里的火生起

来,说:“赶紧来烤火,这样的天,太容易感冒了。”刚刚坐定,母亲就端过来一杯茶:“先喝杯热茶,暖暖胃。”

“妈,我又不是客人,不用这么客气!”

“还没吃早餐吧?我去煮碗面条给你吃。”还没等我回话,母亲就在厨房里忙碌开了。

十几分钟后,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端到了桌子上,“快来吃面,趁热吃!”母亲喊我。

“妈,面汤里怎么有一股胡椒味?”

“胡椒是散寒的,这么冷的天,你骑这么久的车,肯定受了风寒,所以我特意在面汤里加了一点胡椒。”

顿时,我的眼里泛着一股热热的潮。

还记得小时候,母亲第一次送我去上学的情景,我一个人跑在最前面,母亲一边追赶,一边喊我慢点。当时母亲夸我记性好,会记路。我的上学路,是一条很长的羊肠小道,且岔路很多。我第一次去上学,居然没有走错。那天回家后,母亲跟父亲说,我可能会很有出息,因为我的记性特别好。

一转眼,四十多年过去了,我已迈入人生的中年。然而,我既没有学有所成,也没有大富大贵,离当初母亲所说的“有出息”相去甚远。尽管如此,在母亲眼中,我仍是她的骄傲。

我一边吃面一边回忆,吃到最后,居然发现碗底还藏着一个荷包蛋……

我哽咽了,手中的筷子在不自觉地抖动着。这碗碗底藏着荷包蛋的胡椒面啊,是我这一生中吃过的最好吃的面!

制图:何芬